

發行人：印順導師基金會

Yin-Shun Foundation

發行處：28 Ashbrook Drive

Edison, NJ 08820

Tel:(732)381-9708 Fax:(732)381-9709

編輯：正覺之音編輯組

19 Kingwood Road

Scarsdale, NY 10583

Tel:(914)472-7866 Fax:(914)725-6726

臺灣聯絡處：臺北永和中山路一段127

號6樓 Tel:(02)2927-9517

香港聯絡處：香港永樂街

Tel:(852)2612-1111

1998年8月出刊 第19期

正覺之音

Enlightenment

貪享溫柔挫豪壯 逐流同腐太負二

仁俊

菩薩的心行與心量，顯露在身語上的風儀與音質，總是讓見到、聽到的人，大都感到溫柔而悅暢。人際間由人我、長幼、貴賤、賢愚等所劃築的「代溝」，形成種種的對峙、隔閡、諍論，引起無盡的爭執與惱患。人，最難涵育、蓄儲、充溢、恆持而了無暴勃的美德：真溫真柔。毀滅真溫真柔的毒魁--「見」與「瞋」；「見重者瞋亦重」，由於見的不斷嗾使、激刺，瞋火每每爆發得莫能遏熄。這是欲界人間最惡烈而慘酷的導火線。慧空悲充的菩薩看準了這，學慧觀照破「我見」，修悲行斷（自）消（他）「我瞋」，從堅忍至懇中一心、一味地實驗、實現、實展真溫真柔，菩薩的一切「真實」德性，無一不從這二真中仔細體驗著。

發菩提心，不求速證大菩提的行者，所持所作的惟一總匯處：運平等心見佛見人。佛見得不離心目，人見得豁瀝膽腑，佛法的「現實」（相依、相待、相成）性察會得極晰歷，眾生的種種性（「欲」）觸解得極明廣，從佛法中化轉情識；識取中的（「真」）我不作崇梗、不興風波，平澄得體見諸佛，憶念諸佛因地中怎樣接引、體貼、照提、忍受與忍化。就這樣，佛心切切地透入己心，己心決決地配套佛心；諸佛心量化為自家心願中的酵素，酵發得膨鬆、熱化而豐足，自家心量也就化為無量無極。菩薩就這麼「常隨諸佛，恆順眾生」，也就這麼為眾生而學佛，學諸佛而永見眾生。真肯得永見眾生、為眾生，可非小事！一念忘了佛，非但不為眾生，還要構陷呢！許多人最怕

人、防人，就因為彼此都包藏著這種險黑。菩薩的義命與本分，為人際、國際減損而消解如此的險黑。佛法的光明與祥和，全是這樣的致力於消解而顯發出來。平實、平易到絕不擅恣任何炫赫、權威，才真能消解人際間的叢叢險黑。

火般的熱情永不降溫，冰樣的淨心決不受染（初發心的罄力治染），直直坦坦地不離佛心的印照、佛德的趨效，虛寂（了無計著）之心與寬柔之臉，待人接物中便展現得沒演粧、不扮相。風儀中流露的，影響於「凡響」的，就夠力用了。於此，我們捫捫心：起得了如此的力用嗎？！成「器」吧！成「器」吧！法門中稱得上（法）器的，內在器度的深廣莫測，外在器宇的宏廓難量，說出來的不刺人而感人，做開去的不忘佛而學佛，佛成為念頭的策源與點力。策點得不肯、不忍、不再避脫群眾，與群體的氣脈接通了聲息，打開了「心契」；與廣大群眾相見、相處、相知，從相知中（自家）透過佛法的無私無我、必真必徹，跟群眾為法為世（間）的合作界面日擴一日，擴得儘讓人看不見、察不出那個最令人害怕的我。真發心、大開心的，便從此突破一切際限、疇劃，邁入無限的「法界」了。菩薩的絕大任務、心念：深觀、深入「四聖法界」，遍愍、遍拯「六凡法界」，成為導凡入聖的中介者。聖法界的一切淨相、勝義，深觀而諦審得顯現眼前心頭，聖者的氣質與氣象，便會從三業上貼近、落實得多少有些投合，投合得決不頓滯，聖境與聖（言心）量，化為「自依」的心境與心量，真溫柔真柔就用得好嘴臉了。

菩薩到處博得人際叫好，全憑著一副最溫柔的嘴臉。人際間的一切善根、福德、因緣，離了菩薩的和善嘴臉，就不可能有這些了。學

菩薩，先認清了這，才會認真留心對一切有情的表態。「福慧雙修」，把準著正見（心）慎察、細持，從謙敬中表現嘴臉，嘴臉才會日見、日顯溫柔。大乘行--見人見佛的平等心行，不從這裏開始，見人見佛就難有分了。

溫柔中豁出菩薩的精神與音容，襯涵而形成二者的底力--挺得承受與大的消解，消受得惡毒交加圍攻、攏襲，怡然泰然地安安穩穩，見得、處得、通得更親切、更熱誠，更覺得無一不可見之人。「一心」學無上佛陀的大乘行者，貫攝「萬行」而於萬行中處處面對眾生，儘讓眾生見得歡喜、聽得暢悅，也察測得內外一如，許多人才欣慰得感到值得追隨、靠落。增續而煥發得甚於「綿」與「蜜」的真溫柔，成為大願大行中的「結構性」，人際中到處才有「口碑」、「心儀」；觀「無相」而不忽視「有相行」的菩薩，端整的風徽與全真的型範，自然而然的招致這樣的口碑與心儀。也就因為這樣，眾生才更進一步的體念、瞻仰無上佛陀的一切。

從大苦大難中練就了真溫柔真柔的秉賦、氣色與神光，則無往而不自在，亦無時而不自興，因為溫得不躁而愈溫，柔得不悶而極柔（化了）。智觀與悲行就在這般不躁不悶中看得透、荷得起，邁得開，不再與自我商酌一念。一切佛法與一味實相，全憑這般不商酌中透露消息，打造風格。從這裡，看出了一般凡夫的溫柔與菩薩絕不同：為「染愛」滲透了的凡夫溫柔的趨求，總是籠罩在漫天蓋地的溫柔鄉中。這，一旦「金粉夢」與「英雄氣」破喪了，就熱惱得如煎如焚了！

古今來貪享溫柔的皇胄帝族，當其「發跡」時，大都負有一番非凡的振刷、奮淬，抱

著宏觀雄圖--拯濟人世。等到末代氣志消沉了，一個個的迷醉於溫柔中，不旋踵就被顛覆得無地自容。「學佛做人」唯一急需的--豪壯氣，內在壯絕得不著我，外在豪凌得不著人（物二欲），豪壯氣充塞乎整個身心，生命力、生活法（則）與生死（中）行（願），才鼓提、軒昂而展現的不剋滅、不推諉、不居（功）伐（善），讓人看出的確是一群發了菩提心而學佛的人。人間佛法全憑著這等人，生根發力、推陳（腐顯）出新（淨）。直下承當，直上「仰止（無上）佛陀」，仰止得「法脈」通貫，從法脈的智光中有了一番深確照見，不落枯寂、不離興旺（血忱），與人際的人脈接通得靈暢鮮明，真溫真柔便流續、開敞

得自然而必然。具有這番流續不盡的眼界、心量，才能將許多流落在生死海中的眾生打撈出來。溫柔中無量的豪壯（氣骨）愈挫愈銳，愈頂愈挺，才有這番源源而來的流續咧！

以時光造慧命、空性鑄法身的菩薩行者，總是從豪健中致力（謙）溫（優）柔，於溫柔中「抗節」豪健。學菩薩道，不操心攝志於此，則必隨波逐流，與草木同腐，這，太辜負眾生與諸佛了！

佛曆二五四二年六月廿五日新州同淨驚喜室寫



佛法難聞

高僧大德講經說法時，總是苦口婆心的勸告聽眾：「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希望大家珍惜生命，重視佛法，努力修行，早求解脫！所謂「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假如這難得因緣，不及時把握，失卻人身，即失聽聞正法的機會；不聞如來正法，生死常相續，解脫無望啊！這是多麼慈悲親切的開示，深中肯綮，令人猛省，發出離心，修習聖道，趨向菩提！

然而，多少的法語、警語、饒益語，我佛

世尊說了四十五年，聲聞聖眾、菩薩摩訶薩、歷代祖師、當今諸賢，不斷的發揚，繼往開來，苦心孤詣，著書立說，汗牛充棟；法音暢流，普遍十方。事實上，究竟喚醒了多少人的迷夢？多少眾生在生死漩渦裡，急流勇退，下定決心，於有漏業緣，從此洗手不幹？若非於佛言祖語，「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便是一時的感興，五分鐘的熱情，瞬息之間，從菩提心，菩提願，菩提行，退轉為世俗心，凡夫念，眾生行。

積習難返

爲什麼會這個樣子？理論一套，實際行爲又是一套？初心清淨，猛然覺醒，何故不能淨念相繼，持心不迷？一般人往往批評：學佛多年，依然故我；出家良久，仍未解脫。又說：「學佛一年，佛在眼前；學佛三年，佛在西天。」爲什麼？理性的分析，追根究底，答案是：「積習難返」。試想：一個人自小長大，步入中年，習慣已養成，在短期內可以改變過來嗎？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幾十年的習性，轉變已不容易，何況多生多世熏染的惡習？不過，「本性難移」，難者，不容易之意，並非絕對不能移；立志向道，持之以恆，鍥而不捨的努力，但能覺今是而昨非，處處親近善知識，時時聽聞正法，作如理思惟，終於能念念趨向正覺，涅槃解脫當下成就。

喚醒眾生的覺性

『金剛經』說：「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何以故？道理可從多方面去說：（一）於諸法實相中，如來性空，眾生性空；無佛爲能度，也無眾生爲所度。（二）釋迦如來降生印度，修行成佛，說法度眾生，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態，出發於我慢、自大的優越感，從事救人救世的工作。倘若妄執四相，三輪不空，則自顧不暇，沉淪苦海，憑什麼本事去度眾生？（三）眾生如何度？自性眾生不可度，執迷不悟無法度。若眾生有實在自性，說法度眾生，捨頭目腦髓，不過是無義苦行，徒勞無功的傻事。（四）同時，說法度眾生，旨在令轉迷啓悟，若眾生仍然是頑石一塊，從迷入迷，則無法可度。

依性空的緣起說，佛陀大慈大悲，非度眾生不可；菩薩運智運悲，念念不忘本業，時時處處要把握度眾生的因緣。高僧大德，自古至

今，僕僕風塵，從事文化、教育、慈善工作，爲了什麼？弘揚佛法；弘法即爲度眾生。

然而，眾生難度，生性剛強，難調難伏。看一看，古聖先賢，當今大成就者，自利、自覺、自修容易；利他、覺他、勸修則難。君不見，印公導師遊心法海七十年，著作等身，爲發揚人間佛教，數十年如一日，目的何在？仍然一句，無非爲度眾生。但細察事實，究竟有多少人，如實地信受奉行？有人反對，有人陷害，有人焚書，有人半信半疑，有人承襲祖語：「學在天台，行歸淨土。」導師老人自嘲爲：「冬雪裡播種的癡漢」。誠然，農夫播種，應在春天；冬雪播種，事倍功半。我說：幸而中國佛教界有這位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癡漢」；在佛教的春天未到來之前，嚴冬雪裡播種是辛勞的，但也是必要的。難道就在冬天的季節裏，大家一起睡大覺去，在夢裡等待遙不可及的春天嗎？時序交替，冬去春來，春天必然會來臨，而佛教的春天絕不會憑空而至。假如不是這位「癡漢」，在大家冬眠的時期，默默播種，那會有今日人間佛教的發芽、成長呢？

眾生愛阿賴耶

世尊初成正覺，以其慧眼觀察世間，發覺佛法與現實的距離，感慨地說：「辛勤我所證，演說爲徒勞；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後經三七日的思惟，獨享法樂，接受梵天王的勸請，才開始決定施設方便；宣說深入淺出、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

佛陀的正覺，與現實的距離是什麼？根據早期聖典記載：「世間眾生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阿賴耶，喜阿賴耶。」這是一切問題癥

結所在。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身見，貪愛繫著；堅執此爲我我所，我的家宅、我的依處；愛見爲本，衍生貪瞋癡的三毒，以及無邊的煩惱。從十二支緣起的序列看，無明實爲生死根本。何謂無明？「不知前際，不知後際、不知前後際；不知於內，不知於外，不知內外；不知業，不知報，不知業報；不知佛，不知法，不知僧；不知苦，不知集，不知滅，不知道；不知因，不知因所起法；不知善不善，有罪無罪，習不習，若勝若劣，染污清淨；分別緣起，皆悉不知，是謂無明。」我人要解脫生死，即直從無明下手，轉無明爲般若。所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滅，憂悲苦惱純大苦聚滅。

佛法甚深妙

由此可見，勘破無明，乃是學佛修行，超凡入聖的要務。發心趨向解脫的行者，不在無明做轉化的工夫，持戒、修定等功德，都不過是有漏善行、人天福報而已。

對生死凡夫而言，無明是無所不在的，根本的，枝末的，如上所述，內容很廣泛。其中最重要的在於不知緣起法性--無常性、無我性、寂滅性。不知無常性，故有常見、斷見；不知無我性，故有我見、我所見；不知寂滅性，故有有見、無見。諸法從緣起，緣起自性空，若人不知緣起性空，是謂無明。

依經論說，大乘菩薩道上，從初地開始，破一分無明，證一分真如，直至無上佛果，才盡斷一切無明。在聲聞果位，證初果，斷身見，經修道階段，至無學位的阿羅漢果，「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修道之人掌握這一要點，鎖定魔窟，集中火力，克敵致勝，成功在望。

佛法難聞，義理深妙，知之不易，行之尤艱，這是接觸佛法的人普遍的看法。有人怪佛經文字古奧，而提倡翻古文爲白話。有人則以爲：佛教歷史悠久，滲雜太多不同時代與地區文化，魚目混珠，造成今人對純正的與變質的佛法，不易辨認。這些說詞，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我認爲：這都是枝末而容易解決的問題。根本而難以處理的是：眾生的知見與佛法--緣起正法，難以相應。眾生於苦海中，隨波逐浪，隨順生死流，乃是自然、一向如此的現象。佛法是出世道，轉迷情爲正智，轉煩惱成菩提，如逆水行舟，非具大雄、大智力者，難竟全功，誕登彼岸。

或以爲：緣起，如十二支，要在說明眾生的生死相續，從前生而今生，從今生而來世的三世因果而已，淺顯易明，凡略具佛教常識者，人人皆知，何必特別強調它？殊不知緣起義甚深，佛對多聞第一的阿難尊者說；歷代先賢，展轉相傳，都作如是說。緣起的相關因待性，前後因果序列的必然性，以及緣起自性的空寂性，甚深極甚深，難通達極難通達；若人通達這三層的緣起深義，是則證得法住智、涅槃智。經說：「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就是這個道理。

修學佛法的人，先以信戒爲基礎，次則聽聞佛法，於緣起的無常、無我、無生，求得殊勝理解，慎思明辨，在在處處，日常生活中不離如理思惟，再配合定慧的薰修力，必能於此時此地達成：「華開見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爲伴侶」的理想願望！



學習佛法的過程中，許多人會遭遇一個問題：在眾多的教導中，如何作有系統的理解和篩選，也就是判攝與抉擇的問題。

正如我們想到一家百貨公司或大型量販店購物，我們可以先列出一張需用物品的清單，然後設法找尋它們。同時，我們也可以花一些時間各區多逛逛，看看有一些什麼新產品、特價品或事先沒有想到，卻很合用的東西。

佛教流傳久遠，三藏十二部浩瀚淵博，宗派也不少，到底什麼才是契理而又契機的佛法？就如找尋品質好而又合用的物品一樣，需要對整個賣場各個區位如食品區、服飾區、電器區有一概略的認知，然後實地去流覽、選購。

學佛也是一樣，我們先要了解自己想佛法中得到什麼？是深奧的知識、莊嚴寧靜的氣氛、或是身心的自在？佛法中有教理、修行方法、儀式、道場、善知識和同修，就教理而言，也有各宗派包括中觀、唯識、天台、華嚴。這些都需要有一些概略的了解，然後才跟

隨善知識，一門深入地修行。

但是，每個宗派對於自宗、他宗都有自己的觀點和解釋，如何是較為客觀的認知？這就有必要對佛教思想的發展過程作一番史實的研究，也就是對佛教思想史的了解，這將會有助於釐清各部經典、各個宗派的起源、流行年代和地區，再配合巴利文、漢譯、藏譯經典的比對，認知什麼是彼此共同承認的根本思想，什麼是因應各種根機發出來的方便法門，基於這種新的研究方式，讓我們對佛法的理解可以有超越宗派格局的認知。

首先，就經典結集的實際過程來說，佛世時並沒有文字記載的經典，佛滅後（西元前四百年）五百阿羅漢於王舍城舉行第一次結集，有修多羅（經）、祇夜（偈誦）、記說、波羅提木叉（戒律）的傳誦。到了佛滅後一百年，在毘舍離第二結集，才有文字記載的雜阿含、中阿含、長阿含、增一阿含經及雜藏等的成立。

至於大乘經典的流行，並沒有正式的結

集，如約西元前後初期大乘的般若經、法華經、華嚴經、阿彌陀經；西元三、四世紀，中期大乘的解深密經、大般涅槃經等陸續傳出，及至約西元七世紀以後，則有後期大乘（祕密大乘）的經典如大日經的流傳。

由此可知，嚴格說來，佛經並非全然是佛陀親口所說，而是經由佛弟子展轉流傳下來的，部份大乘經典的內容甚至是他方佛說、菩薩說、天人說、或由三昧中間佛說等等，所以，對這些不同來源的佛法，實有加以比較、探討、釐清的必要，如果執持其中的一部份而否定、貶抑其他的部份，就容易落入主觀的偏見之中。

由經典流傳的前後關係，例如般若經引用阿含經，解深密經引用般若，以及人名的時代背景，可以看出佛教思想的演變過程。那麼，要如何來判攝、抉擇呢？大致來說，愈早期的經典，愈能顯示佛法的真貌，而後期的經典則因為適應當時的文化而有所增添、演繹，也有其相對的價值。

對於這些各有特色而且差異頗大的佛法呢？印順導師認為，可以依佛法中三法印的精神來研究佛法，即：

一、諸行無常印：佛教思想隨時代的思潮而流變，這可能是正常的開展，也可能是病態的發展（變質）。

二、諸法無我印：以無我、客觀的態度認識佛法，同時瞭解任何佛法的出現都是有因有緣，其存在是眾緣和合的，是無自性的。例如：中觀思想融合了阿含經的解脫道和般若經的菩薩道，而以緣起性空貫穿它們，而不是單一的、孤立的或自有的。

三、涅槃寂靜印：佛法是由甚深的涅槃寂靜體驗而開展出來的，不只是知識的探討而已，而研究佛法更不是著眼於世間的名聞利養而已，在動機上，是為了生命的解脫為目標的。

而導師本人，依其個人多年的研究、體會的心得，為現代學佛者提供了抉擇佛法的原則為：「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而且更進一步倡導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這是很值得大家細心體會的。

再者，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談到四悉檀：「世界悉檀」、「為人生善悉檀」、「對治悉檀」、「第一義悉檀」。「世界悉檀」是順應世俗的說法，如五大洲的描述是依循印度當時的世界觀而說的；「為人生善悉檀」是世間善法如布施、持戒等善良的德行；「對治悉檀」則是針對個別差異而說，如為貪欲多者說不淨觀，為瞋心重者說慈悲觀，心散亂者說數息觀；「第一義悉檀」則是究竟了義說，如世間悉檀說假說有我，「第一義悉檀」則說無我。

由此來判攝、抉擇，信願念佛、往生淨土是方便說、是對治悉檀，針對心性怯弱而嚮往佛道者，攝護接引而說，最終仍須悟無生、斷我法執、離染淨心。

中期大乘的阿賴耶識說的流行，是因為當時有人錯解空性為斷滅，不能建立三世因果與善惡業力的觀念，所以用無常相續的阿賴耶識來說明，避免生斷滅見，最終仍須轉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仍然會確認無常、無我、涅槃的三印及一實相印的第一義諦。

後期大乘的「佛性」、「如來藏」、「常樂我淨」之真常唯心論可以理解是爲了度化畏懼無我的眾生而說，其實佛性實際上就是「緣起無我」。

密教的持咒、觀想即是攝取婆羅門教的方便，進入禪定心境，最終仍須由以般若空性爲內涵的「大圓滿」、「大手印」，證入法性。

同樣的，現在有許多學佛者從事各種弘法、慈善或佛學研究的工作，這也是順應世間的方便，最終仍須歸於第一義諦的體證與貪瞋等煩惱的息滅。

那麼，是否可以說，原始佛教的四阿含經就是最究竟了義的？其實並不能以這種簡單的方式來解釋，我們也許可以說，就解脫而言，大小乘都有了義與不了義之說，就煩惱的解脫而說，阿含的教導，確是究竟了義的，而由佛弟子長期探討佛法的見地來說，大乘菩薩的精神無寧是更接近佛陀，是佛弟子心目中理想的圓滿境界呢！



「佛在人間」 「學佛三要」

助印捐款激信(至7月22日)

德州玉佛寺	3500
楊德昌	200
邵茵如	100
唐空慧	208
湛山精舍	350
謝偉明	20
黃秀平	100
無名氏	15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Wonderful Enlightenment	600
Man Hong Chan	50
Song Chyr Chen	150
Tzuoo Yee Chen	20
Amy Emmendorfer	100
Ou Yang Fen	120
Owen W. Fu	100
Sweefen Goh	100
Shu Woei Huang	100
Yueh Tzu Kao	100
Tung Ming Lai	150
Franz Siu Kou Li	459.70
Bing Xia Liang	5
Gee Gwo Mei	50
Patricia Ong	50
Seik Thoo Toa	200
Hsin Yi Tsai	50
Pei Jung Tzeng	120
Chi Rung Wang	60
Jung Wang	10
Tony Wang	200
Haodong Yang	100
Linchi Yau	100
Khoon Foke Yaung	50
Helen Yee	500
Chih Chieh Yen	20
James Yeh	20

書摘



佛教思想的判攝準則

(摘自『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

印順

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探求中，發現了一項重要的判攝準則。南傳佛教的覺音三藏，我沒有能力讀他的著作，但從他四部（阿含）注釋書名中，得到了啓發。他的四部注釋，『長部』注名「吉祥悅意」，『中部』注名「破斥猶豫」，『相應（即「雜」）部』注名「顯揚真義」，『增支部』注名「滿足希求」。四部注的名稱，顯然與龍樹所說的四悉檀（四宗，四理趣）有關，如「顯揚真義」與第一義悉檀，「破斥猶豫」與對治悉檀，「滿足希求」與各各為人（生善）悉檀，「吉祥悅意」與世界悉檀。深信這是古代傳來的，對結集而分爲四部阿含，表示各部所有的主要宗趣。民國三十三年秋，我在漢院講『阿含講要』，先講「四阿含經的判攝」，就是依四悉檀而判攝四阿含的。在原始聖典的集成研究中，知道原始的結集，略同『雜阿含』，而『雜阿含』是修多羅，祇夜，記說等三分集成的。以四悉檀而論，「修多羅」是第一義悉檀；「祇夜」是世界悉檀；「記說」中，弟子記說是對治悉檀，如來記說是各各爲人生善悉檀。佛法有四類理趣，真是由來久矣！這可見，『雜阿含』以第一義悉檀爲主，而實含有其他三悉檀。進一步的辨析，那「修多羅」部分，也還是含有其他三悉檀的。所以這一判攝，是約聖典主要的理趣所在而說的。四悉檀傳來中

國，天臺家多約眾生的聽聞得益說，其實是從教典文句的特性，所作客觀的判攝。依此四大宗趣，觀察印度佛教教典的長期發展，也不外乎四悉檀，如表：

佛法……………	第一義悉檀……………	顯揚真義
大乘佛法 初期……………	對治悉檀……………	破斥猶豫
	後期……………	各各爲人悉檀…
秘密大乘佛法…	…世界悉檀……………	吉祥悅意

五十九年所寫成的『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我從教典的先後，作了以上的判攝。這裏再爲敘述：從長期發展的觀點，來看每一階段聖典的特色，是一、以『雜阿含經』（『相應部』）爲本的「四部阿含」（四部可以別配四悉檀），是佛法的「第一義悉檀」，無邊的甚深法義，都從此根源而流衍出來。二、「大乘佛法」初期的「大乘空相應經」，廣說一切法空，遣除一切情執，契入空性。『中論』說：「如來說空法，爲離諸見故」，是依『寶積經』說的。所以「大乘空相應經」的特色，是「對治悉檀」。三、「大乘佛法」後期，爲真常不空的如來藏、我、佛性說，點出眾生心自性清

淨，為生善、成佛的本因，重在「為人生善悉檀」。「各各為人生善」，是多方面的。心自性清淨，就是「心性本淨」，是出於「滿足希求」的『增支部』的。『成實論』也說：「佛為懈怠眾生，若聞心本不淨，便謂性不可改，則不發清淨心，故說本淨」。在「後期大乘」中，就成為一切眾生有如來藏、我、佛性說：這是一。如來藏說，是念自己身心中有佛。「初期大乘」的念佛往生淨土，念佛見佛的般舟三昧；「佛法」六念中念佛，都是為信增上者，心性怯劣怖畏者說的：這是二。這些「為人生善」的教說，都有「易行」誘導的傾向。四、「秘密大乘佛法」的流行，融攝了印度神教所有的宗教行儀。如說：「劣慧諸眾生，以癡愛自蔽，唯依於有著。……為度彼等故，隨順說是法」。在修持上，重定力，以欲天的佛化為理想，所以在身體上修風，修脈，修明點，從欲樂中求成佛，是「世界悉檀」。佛法一切聖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我應用牧女賣乳而一再加水為喻：為了多多利益眾生，不能不求適應，不能沒有方便，如想多賣幾個錢，而在乳中加些水一樣。這樣的不斷適應，不斷的加入世俗的方便，四階段集成的聖典，如在乳中一再加水去賣一樣，終於佛法的真味淡了，印度佛教也不見了！

這一判攝，是佛法發展階段的重點不同，不是說「佛法」都是第一義悉檀，「秘密大乘佛法」都是世界悉檀，所以說：「一切聖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在不同適應的底裏，直接於佛陀自證的真實」。「佛法的世界悉檀，還是勝於世間的神教，因為這還有傾向於解脫的成分」。這一切都是佛法；「秘密大乘」是晚期佛教的主流，這是佛教史上的事實，所以我不能同意「入篡正統」的批評。都是流傳中的佛法，所以不會徹底否定某些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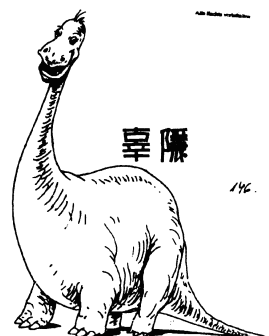
法。但我不是宗派徒裔，不是學理或某一修行方法的偏好者。我是為佛法而學，為佛法適應於現代而學的，所以在佛法的發展中，探索其發展的脈絡，而了解不同時代佛法的多姿多態，而作更純正的，更適應於現代的抉擇。由於這一立場，三期、四期的分判，相當於古德的分判，而意見不同，主要是由於純正的、適應現代的要求。也就作成這樣的結論：「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指「初期大乘」）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

正覺之音捐款徵信

(1998年2月至7月22日)

James Chang	50
Yeashing Chen	40
Ching Kung Chien	20
Ming Hsu	60
Yueh Tzu Kao	50
Vincent Kuo	40
Mei Chiew Lai	100
Ginger Lee	100
Hsueh Hao Peng	100
Seikthoo Toe	200
Alex Wang	15
Anthony Wang	200
Yoke Lian Wong	100
Kenneth Wu	50
Feng Ou Yang	20
連慧文	300
連碧文	300
許世標	1000

生命的意義



A君：將近十年沒見面了，目前在哪高就？

B君：我在○○公司工作，前後總共二十幾年，今年年初辦理了留職停薪，休假一年。

A君：喔！做這樣的決定很不容易，為什麼這麼做？

B君：身為高階主管，心理壓力很大，身體也不好，長久來就想休息一陣子，過簡樸的日子。爲了自己的健康和家庭生活，我做了這個決定。這段期間，我覺得雖然沒有工作，沒有頭銜，生活卻過得很愜意，有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每天爬山、練氣功、聽音樂、讀心理學、研究佛學，與家人相處，人活著不只是爲了賺錢而已。

A君：過悠閒的生活，除了要有很大的福報，還要有智慧才行。你這段時間研究佛學，有什麼心得？還有，為什麼想研究佛學？

B君：目前還很淺，你研究比較久，想向你多請教。

A君：不客氣，你說說看！

B君：我對宗教一直都有濃厚的興趣，即使在忙碌的時候，也探討生命的意義：人活著到底爲了什麼？人生爲什麼有許多無法避免的痛苦？人死了又到哪裡去？種種問題，我都去思考，也看過道家和基督教的書，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佛學。

A君：為什麼？

B君：我覺得我比較能夠接受佛教思想，例如佛教認爲人人都可成佛，人由自己的行爲而決定自己的未來，不是由神的意旨來決定，也不會因爲不信教就下地獄。佛教比較理性，有慈悲和智慧，強調眾生平等。

A君：不錯，這是佛法的特色，那麼，您看過些什麼書？

B君：主要是禪宗方面的書，看得似懂非懂；其他現代人寫的佛書也看了一些，只是有很多地方不是很瞭解！有沒有適當的課程或書籍，作有系統的介紹？

A君：您可以自己閱讀印順導師的「妙雲集」下編「學佛三要」和「佛在人間」，做為開始。或者，如有可能，參加介紹導師思想的課程，更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就我所知，

美國新澤西州的同淨蘭若，仁俊老法師已講完「成佛之道」，目前每星期三次講解導師的「佛法概論」，有錄音帶流通（編按：請洽 1-973-3310801 林金燕居士）；臺灣方面，「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也有「正聞班」的課程，研讀「妙雲集」和「華雨集」，介紹導師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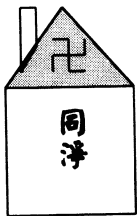
B君：目前佛教門派很多，你覺得怎樣？

A君：在我個人學佛過程中，學過不同的宗派，心路歷程說來話長，每一階段的想法也不同。曾接觸過禪宗、淨土的修行，也研讀過「楞嚴經」和「圓覺經」的思想。目前比較重視原始佛教的修行和「人間佛教」的精神，這些改變受印順導師的思想啟發很深。導師是現代中國佛教的大思想家，他除了努力釐清佛法的原貌，也希望找到適應現代文明的佛法。

B君：「人間佛教」是什麼？

A君：這是中國佛教的新思想。過去中國佛教衰微，信佛者多是老年人或失意者，過於注重死後往生他方淨土，忽略今生在人間淨化自心和慈悲利他的實際行動，致使人誤以為佛教是消極厭世的宗教。「人間佛教」認為修行主要在人間，不在天上，所以提倡少作經懺或超度法會，多作慈善公益、講經弘法和靜坐禪修。這種積極入世的佛法，較能為社會主流的青壯年和知識份子所接受。佛教要深入人心，一定要融入主流價值才行，這是提倡人間佛教的用意所在。

B君：真好！我現在就想開始上課、讀佛書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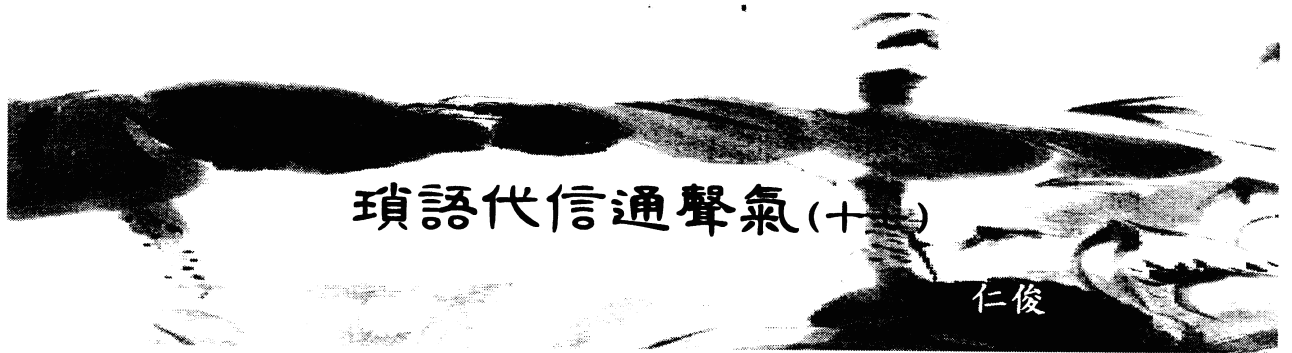


同淨蘭若捐款大德芳名錄

(至7月22日止 伙食費共計 11,579.27)

Ju Yuan Bertolotti
Wengiang Chen
Tung Chung Choong
Noreen Chung
Kuang Hong Hsu
Chien Feng Huang
Ginger Lee
Ting Yang Lee
Jian Lin Liu

Florence Ma
Chin Teh Wang
Jen Hsiung Wang
Washington D.C. Buddhist Assoc.
Cheng Hsiung Yang
Linchi Yau
Ling Ling Yen
無名氏等



瑣語代信通聲氣(十七)

仁俊

一

最斬新而開明的觀念，都來自菩提心；最雄健而精誠的神態，都發乎菩提願；最邁脫而健荷的骨力，都憑著菩提行。

二

佛法從身心有番的實契會、執持，存心或表態就自然端正明潔；意念從色聲中有番真切抖擻、厭離（而能振發），立格與練德就必然堅定果敢。道場中有了這等澹樸志性與淨健風骨者維繫而影響著，佛教的宗教氣氛與知見導引，始能開豁人類心眼，點轉世俗（異）見（異）忍。

三

時間把智慧用得貫徹語默，妄識被對治得纏不住念頭，蕩得絕戲論，此身此心審決與發動的，混沌與魯莽絕了緣，業行啓迪的則影響深遠。空間把慈悲展得泯除界域，染愛被調伏得豔容奪不去，魅態障不了，人相人性操存與發揮的，欲私與怯撓不現形，道義承荷的則志神健壯。

四

菩提心成爲心門的守護者，進進出出的盡是正大念頭，心地則空曠得藏不了我，容得著人（敬如佛）。菩提願成爲願力的展張者，關關注注的盡是大苦惱人，願性則恢廓得施得了財，詮得著法（永不倦）。菩提行成爲行道的

導視者，來來往往的盡是光淨步伐，行門則朗豁得直見正法，深入世間（度有情）。

五

怎麼續佛慧命？拋卻了情私的真信心，把佛法用得活活絡絡、明明切切。怎麼學佛法身？振練著苦難的挺志性，對眾生（刺惱）忍得寂寂平平、融融怡怡。

六

菩提心自發得無間時空，身心接觸的、體會的，則能透脫纏困顛倒，施展身手堪作爲；作爲與菩提心相應了，接觸與體會的，就自自然然不離三寶、不縱三業、不背三學，以三寶爲依，規範三業印持三學。

七

一等知見--智見勘破了情見，念頭上智見起用發力，妄識中的雜染就這麼被調伏著，不玩戲論不眩惑。一流作略--悲行擺脫掉「愛行」，（眾生）苦頭上悲行振願致身，緣幻中的業命就這麼能無畏施，能入生死能（大）修（斷僥倖）（深）學（斥混沌）。

八

什麼人不自造險惡、自害自困？直直地運用、發展、警護菩提心，拋卻個己利害榮辱，少欲知足。什麼人不自卸義命、自疲自毀（誓諾）？烈烈地勵振、踴躍、鼓舞菩提願，記取

眾生水火刀兵，奔呼塵濁。什麼人不自誤眩惑、自是自蔽？數數地對向、邁進、發達菩提行，效學菩薩福德悲智，承受毅決。

九

智慧用得明白了，閒愁閒話就少得等於零，正法體思常無間；慈悲用得真切了，冷眼冷腸就厭得離了念，健願展擴終無盡。

十

根性猛利的--淨烈烈地治絕妄識中的雜染與欺誑，作人爽朗持法明；器量恢廓的--深厚地涵導暴惡中的劣根與「闍提」，伸手挺快練願健。

十一

妄識中的「見」，從正法聞熏中被對治、糾正得不自是、息鬥諍，身語端平意寂安；塵俗中的「愛」，從大願緣（眾生苦）發（菩提心）中能調伏、厭離得不自著、除熱惱，器量廓邁志卓特。

十二

菩提心決絕得不著欲，活絡得能展願，通悟得必起行，念頭上體會的，眼面前接觸的，一切時（處）照顧的，智能之導與決，悲德之濟與荷，則能漸漸透出惑障，消受苦惱，不起惑障造苦惱，能轉惑障度苦惱者。

十三

勝解透出了世俗知見--常斷一異，正行依順著佛法意趣--無常無我，現實中做的與念頭上觀的，都配應著如此的勝解與正行，一切無意義的戲論與流轉的惑障，就不再搬演口頭或潛釀意底。出世眼光與入世腳跟，則從此開明落實--不顛躓不困惑。

十四

菩提心時時想到不敢、不肯孤負人，怙掛在念頭上的人成爲印象，對人的體念、照顧才會立即「有感必應」。菩提願處處用得能憶、能取效諸佛（因地），體現在眼前的佛（德）作爲典範，對佛的仰慕、服膺才會當前「立竿見影」。菩提行事事作得不昧、不離乎正法，受持在身心中的法化爲光能，對法的印悟、導濟才會到處「眉毛拖地」--憂患心重入世間。

十五

何謂佛學？從最圓淨遍正中覺證的經驗與知見。何謂學佛？從最精誠健朗中鍊鍛著悲智與行願。

十六

以菩提心作大道場，痛痛切切、朗朗豁豁地掃卻個己經營、盤掛、護戀，學三世諸佛見一切眾生，不負不誤能光大。爲眾生而學佛法，悟佛法而度眾生，先從自家身上建立這麼種道場，安身立命，發身（臉）發心與捨身捨心都不離乎此，意底裡體認的，口頭上透露的，身體上表現的，一切的一切，才會切近、的實、純淨得不弛、不偽、不雜，健邁而遍顧得不謬玩方便，立趣（與一般「疾成」不同）無上道而入眾生（法）界。

十七

學佛的基本信解從何處紮根？確立嚴肅的因果觀、淨明行，不撥現象不壞實（相），即俗悟真（警）治謬玄。做人的核心思想應如何取準？決倡不共（世俗）的因緣學、無（常、一、主宰）我修，必（徹）察精嚴必精（勤）持（踐），即真化俗脫（個己）纏掛（不捨普濟熱腸快手）。

